

與時並進的宣教策略

劉卓聰

香港差傳事工聯會總幹事

新型冠狀病毒 (COVID-19) 引致翻天覆地的改變，是自 1914 年西班牙流感後，影響全球最大的疫症，確診人數不單超過 2 億 5 千萬，死亡人數也突破 500 萬，造成全球困擾和恐慌。執筆之際，不少國家的疫情仍然嚴峻，封城、通關再封城比比皆是。宣教士在離境及入境方面出現極大的不確定性，保險費、病毒測試劑及隔離費用增加宣教的成本，機票也變得一票難求！

封城造成經濟停擺，運輸成本上漲，將抗疫物資按時送到宣教士或受助人手中也變得困難。以往，堂會透過訪宣推動差傳異象，而宣教士也靠賴訪宣隊支

援不同類型的事工，達到協同效應，祝福生命，興旺福音。疫情下，所有事工「被迫」停下來，如是者差不多兩年！2022 年能否回復正常？一切也不確定。有些差會繼續停辦 2022 年所有的訪宣團，航空業更預期要到 2024 年才會恢復到疫情前水平。¹

以禱告為中心

既然疫症大流行導致「大停擺」，何不嘗試把握機會停一停，從以行動為本，轉為以禱告為中心的差傳策略？用更多時間去尋求上主，正如耶穌提醒門徒「要收的莊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收他的莊稼。」（太 9:37-38）

¹ 〈亞洲航空業復甦料需三年〉，《頭條日報》，2021 年 7 月 16 日。2021 年 11 月 8 日存取，<https://hd.stheadline.com/news/daily/fin/936015/%E6%97%A5%E5%A0%B1-%E9%87%91%E8%9E%8D-%E4%BA%9E%E6%B4%B2%E8%88%AA%E7%A9%B A%E6%A5%AD%E5%BE%A9%E7%94%A6%E6%96%99%E9%9C%80%E4%B8%89%E5%B9%B4>。

上世紀，差傳事工也曾相當艱難！1920年代，中國的非基督教運動為教會、傳教士和信徒帶來前所未有的困難，大批傳教士被迫撤離。1929年，美國股市大跌，造成全球經濟大衰退，企業倒閉引致大量失業，貧窮人口上升，教會奉獻減少，差傳事工面對巨大的衝擊。在政治和經濟一片混亂下，內地會總主任何斯德牧師(D. E. Hoste)指出「中國西北仍然是有待完成的使命」。他對西方教會發起兩年的禱告運動，祈求上主差派200位新同工，最後竟然有203名宣教士加入，成為近代差傳歷史上一個神蹟！在逆境和不確定下，讓禱告再次成為普世差傳的核心。

守望藍圖

禱告的重點，不單是我們已承諾的項目，更是要得着未得之民！當我們為未來差傳策略和模式禱告之際，我們更需要一張「守望藍圖」，²以顏色、圖像和有關現今差傳各種挑戰的資訊，例如全球難民、人口販運和逼迫嚴重的國家等，去刺激我們思考，將視線重新聚焦！正如近代差傳之父威廉·克里(William Carey)所說：「若要了解上帝的心意，我們需要一本翻開的聖經和一張攤開的地圖。」

2 「守望藍圖」地圖是「差聯」製作的禱告工具，讓教會和信徒對普世差傳有更新的發現，<https://hkacm.net/prayerdata/>。

3 敞開的門編：《全球守望名單2021》(出版地不詳：敞開的門，2021)，頁8。

4 蔡元雲編：《神的使命：啟動新步伐》(香港：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2011年)，頁30。

「敞開的門」《全球守望名單》指出：「逼迫的火焰燃燒得比以往更快、更遠」。³2016年，有25個國家的逼迫程度列為「高度」，16個國家列為「甚高」，9個國家標示為「極度高」。2021年，12個國家標示為「極度高」，較5年前上升33%；其餘38個國家列為「甚高」，較5年前上升2.4倍，可見，敵視基督教和創啟化現象正不斷加劇！

真實身份

一般而言，創啟國家視「差傳」為文化、宗教和政治入侵，危害國家安全 and 社會穩定，差傳變為「敏感詞」！華人宣教學者曾建議以「延福」取代「差傳」，⁴是否可行，實在值得繼續探討。

在創啟地區，宣教士經常要隱姓埋名、低調行事；在人工智能、大數據、人面識別等技術不斷改進下，難道宣教士的身份真能隱藏？在新冷戰下，宣教士會否被誤會為特工和臥底？隱姓埋名會否增加風險？若蒙神帶領的工人以真實姓名和身份出現在創啟地區時，他/她應如何介紹自己及其工作？若能解決以上問題，差傳策略和模式將進入新一頁。面對《香港國



安法》及《稅務條例》第 88 條的修訂，差會及堂會也應檢視現行的差傳事工政策，堵塞漏洞，在合法、合理及合情下實踐使命，榮耀主名。

科技與普世差傳

在疫情下，我們已習慣「在家工作」，透過電腦及不同的電子裝置，與各地同事或工作伙伴聯繫，洽談生意，擴展業務。筆者相信，科技、互聯網及不同的電子裝置將是未來普世差傳運動的主引擎 (main engine)，能將萬民帶到主基督的施恩寶座前。


昔日，傳教士乘坐遠洋貨船，從歐洲出發，一直前往拉丁美洲、非洲和亞洲，將福音帶進不同的角落，打開近代普世差傳運動的新一頁。上世紀，航空業的迅速發展，更將全球連接起來，不單促進全球人流和物流的流動，也打開短期宣教和訪宣的新一頁。今天，科技、互聯網及不同的電子裝置能加速普世差傳運動，讓身處地極及偏遠的萬民也能得着訊息。The Digital 2021 Global Overview Report(2021 年全球數碼概覽報告)⁵ 指出，全球人口超過 78 億，而智能手機使用者超過 52 億，佔全球人口 66.6%，按年增長 1.8%；互聯網使用者超過 46 億，佔全球人口 59.5%，按年增

長 7.3%；活躍社交媒體使用者則超過 42 億，佔全球人口 53.6%，按年增長 13.2%。

就以智能手機使用者為例，南蘇丹、布隆迪、塞拉利昂、津巴布韋和肯尼亞是全球增長最高的首 5 個國家，她們都是來自非洲。

而社交媒體使用者增長最高的首 5 個國家，就是土庫曼斯坦、南蘇丹、塔吉克斯坦、貝南 (Benin) 和烏茲別克斯坦，其中 3 個國家來自中亞洲，2 個國家來自非洲。

無庸置疑，青年新一代更懂操作這主引擎，或許是時候讓新一代在交捧與傳承下去思考他們一代的差傳策略和模式，就如 1888 年北美青年信徒，在回應大使命時所發出的口號「福音在這世代遍傳世界」(Evangelization of the world in this generation)。

讓我們鼓勵新一代為普世差傳運動發夢，在互補不足下，讓中青、中老信徒默默地以禱告支持他們，一起展開普世差傳運動的新里程！

⁵ DIGITAL 2021: THE LATEST INSIGHTS INTO THE 'STATE OF DIGITAL', We Are Social, Jan. 27, 2021. Accessed Nov. 8, 2021, <https://wearesocial.com/uk/blog/2021/01/digital-2021-the-latest-insights-into-the-state-of-digital/>.